

存  
悔  
齋  
集

存悔齋集卷二十四

萍鄉劉鳳誥金門

杜詩話

杜爲晉征南將軍預之後子美祭遠祖當陽君文自稱十三葉  
孫甫其曰春秋主解彙隸躬親述預爲春秋左傳集解也進鵬  
賦表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則其根柢經術固  
有自來詩中援引如懷李白云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以季  
武不忘韓宣一事翻成兩語兵車行云新鬼煩冤舊鬼哭化用  
夏父弗忌新鬼大故鬼小語前出塞云射人先射馬本樂伯左  
射馬而右射人語投贈哥舒開府云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  
以翰年老風疾比之廉頗元宗賜音樂田園比之魏絳賜女樂

歌鐘運用神明洵爲克承家學者矣

少陵祖審言武后朝授著作郎膳部員外與宋之間陳子昂沈  
佺期齊名四人實爲唐律之祖公有過宋員外舊莊陳拾遺故  
宅詩之問諂附張易之人不足道公於契家前輩不置譏詞子  
昂則盛稱其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以篇中多感歎武后革  
命時事中有激發不特寓旨神仙而已又有寄佺期子沈八丈  
東美除膳部員外詩詩有膳部默悽傷句又贈蜀僧閻邱師兄  
詩有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句僧爲太常博士均孫均以文  
筆著稱與審言同侍武后公因之感思其大父也沈詩尊之曰  
禮同諸父長閻邱詩親之曰相遇卽諸昆公之篤舊敦古處如  
此

昔人謂子美父名閑詩中不用閑字母名海棠故不作海棠詩  
英華辨證則謂公不避家諱兩押閑字不知所押乃閒暇之閒  
與閑絕不相犯顧炎武之言是也按公父嘗爲兗州司馬故有  
東郡趨庭之詠公母崔氏於十一舅有今我送舅氏萬感集清  
樽十七舅有感深辭舅氏別後見何人十九舅有吾舅政如此  
古人誰復過二十三舅有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又崔十三  
評事有舅氏多人物等句崔故甲族公於母郇常惓惓焉若世  
間花卉多矣東坡云少陵爲爾牽詩興豈是無心賦海棠最爲  
有見

少陵行二李白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高適有人日寄杜二  
拾遺嚴武有寄題杜二錦江野亭巴嶺答杜二見憶諸詩任華

雜言曰杜拾遺名甫第二才甚奇昨日有人誦得數篇黃絹詞  
吾怪奇異特借問果然稱是杜二之所爲古人行第不以有兄  
泥也四弟穎觀豐占早年蹤迹分散屢見吟詠晚惟占從入蜀  
觀亦嘗自中都赴夔

少陵一妹嫁韋氏從夫遠宦有元日寄韋氏妹詩同谷歌有妹  
有妹在鐘離則已嫠婦寓居時矣曰我已無家尋弟妹曰弟妹  
蕭條各何往曰弟妹悲歌裏曰無由弟妹來曰弟妹各何之曰  
故鄉有弟妹曰團圓思弟妹數數及之重人骨肉之感

少陵妻宏農楊氏司農少卿怡女公自避賊初歸北征詩但云  
瘦妻面復光狀一時悲喜交集而已若鄜州夜月明明憶閨中  
獨看卻用小兒女襯出遂使雲鬢玉臂寫髮膚不傷俗豔淚痕

雙照寫心曲不落癡迷雅合風人之旨秦州詩乃有曬藥能無  
婦句進艇詩畫引老妻乘小艇至比之蛺蝶相逐芙蓉自雙不  
嫌纖佻江村詩老妻畫紙爲某局更可想其白頭厮守優游愉  
悅意象客夜詩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孟倉曹遺酒齏詩理  
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此皆家室中情真而語朴者後人於憶  
家寄內詩知避村氣而漫逞風趣幾自忘其置閨闔何等讀此  
當知立言

訓子詩忌涉腐氣大抵幼愛聰明長期成立晚暮人望其督家  
守邱隴此恒情也少陵二子宗文宗武世謂宗武定是有才宗  
文不過使樹雞柵然熟食日詩並示兩兒一則曰汝曹催我老  
一則曰他時見汝心舊解指公先塋在洛流寓不能展省故當

節日回首邨山仍囑二子以毋忘拜掃其論良是黃鶴據元稹  
係銘宗武病不克葬斷爲宗文早世旣引熟食日詩以爲明年  
出峽二子無恙意自潭之衡乃喪宗文又引舟中伏枕詩瘞天  
追潘岳以爲宗文卒當瘞耒陽皆臆度之見樊晃小集序明云  
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論次之則  
宗文爾日尙存且並非不能守先業者宗文小名熊兒得家書  
詩熊兒幸無恙可見初無失愛宗武小名驥子特以幼見憐故  
驥子好男兒驥子春猶隔驥子最憐渠頻呼而念之然示宗武  
詩以精文選飽經術勸其學卽以休覓綵衣輕莫羨紫羅囊誠  
其敦行安得謂公有譽兒癖乎雲仙雜記載宗武以詩示阮兵  
曹阮答以石斧一具并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欲使我呈父

斤削耶阮聞之曰欲令自斷其手不爾天下詩名又在杜家說者遂有三世爲將道家所忌之喻攷史傳絕不載宗武詩母乃公所謂失學從兒嬾僅解記誦而不能精進者乎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無怪公之借淵明以自解嘲

老杜說兒女子態似嗔實喜極是入情如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襪妝前兩小女補綻才過邨海圖折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衽褐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闊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嗔喝又癡女饑咬我啼畏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又布衾多年冷似鐵驕兒惡臥踏裏裂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想見對童稚驕憨又惱又愛光



景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也

少陵家有隸役佰夷辛秀信行行官張望獠奴阿段女奴阿稽  
諸人自居夔後屢見於詩凡脩筒引水樹柵養雞補稻種甘行  
菜伐木摘蒼耳鉏斫果林諸事一一躬親驅督而憐其觸熱未  
餐鑒其瘴劇作苦體恤周至動兇民吾同胞之隱鍾伯敬謂其  
處家常瑣細有滿腔化工全副王政在靖節云彼亦人子也眞  
仁者有同心歟

少陵生平所遭多窮餓困乏境地殘杯冷炙到處悲辛曾不諱  
言甚至衾裯換斛米囊空留一錢畧無顧惜惟故人孫宰一飯  
義重雲天有誓將與夫子永結爲弟昆之願與韓侯遇漂母何  
異入蜀後生計全資友朋王錄事不寄草堂貲以詩致詰正復

無傷大雅宅時具舟出峽舉瀼西果園四十畝慨然以贈南卿  
實是一大美事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輪百萬固  
自其英少已然

詩評有許渾千首水杜甫一生愁之誚論公處境宜然然遂以  
公不善作愉樂語則非也公之寫喜事專取神會如家家賣釵  
釧只待獻春醪喜官軍之壓賊也曉看紅溼處花重錦官城喜  
好雨之知時也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喜浣花草  
堂初成也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喜崔明府相過  
也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喜嚴鄭公再至也炙背  
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是遷居赤甲之喜巡簷索共梅  
花笑冷藥疎枝半不禁是寄弟藍田之喜至草堂詩云舊犬喜

我歸低徊入衣裾鄰舍喜我歸沽酒攜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  
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雅人深致隨事生歡詩家善  
言喜者宜莫如此老

蕩蕩萬斛船影若揚白虹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此是何等  
洪量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此是何等醇誼丈夫  
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此是何等高識雞蟲得失無了  
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此是何等曠觀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  
惡莫相疑此是何等坦衷舊書文苑傳斥公褊躁無器度又厚  
誣嚴武欲殺以實之抑獨何歟

少陵性豪嗜酒得錢輒沽自謂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追數  
交遊作飲中八仙歌聊寄出塵遐想歌詞古質似銘贊句法長

短互見三押前字兩押天字眠字船字蓋人各一段合之仍爲一章本係創格非故押重韻也徧觀集中如與鄭虔飲則云清夜沈沈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與賀蘭楊長史飲則云此身飲罷無歸著獨立蒼茫自詠詩與姪勤飲則云酒盡沙頭雙玉瓶衆賓皆醉我獨醒與蘇端薛復飲則云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與崔戢李封飲則云上古葛天民不貽黃屋憂君看阮籍等熟醉爲身謀無非借濁醪妙理以抒其嘯歌自適之情至留別章使君兼幕府諸公則云常恐性坦率失身爲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公於此殊有戒心正是豪傑歸落處何嘗有酣溺糟邱因酒失德爲世詬病形迹乃唐書斥其傲誕無拘檢終且以啗牛鬻白酒大醉一夕卒爲公重身後之謗

史筆誣謬乃爾吁可歎哉

少陵英年伉爽自是脫畧不羈最快齊趙之遊爾時春歌叢書  
冬獵青邱走馬呼鷹射飛鳴鏑恣爲豪放一與高李把臂遂出  
千古文章知己不特馳騁少年場已也其他博塞之戲擊劍之  
舞各擅其能晚在夔府猶有醉爲馬墜一詩可知此老性喜捷  
鞍敢爲此皓首驚人之事興殊不淺

少陵夙慧天成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開元三載余嘗  
童穉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云云三載一作五載時公孫  
六歲壯游詩云七齡思卽壯則六歲觀舞劍器何不能記之右  
少陵不以書名其詠張旭草圖云俊拔爲之主李潮八分小篆  
歌云書貴瘦硬方稱神送顧八分文學云筆力破餘地皆深

書中三昧語公自述九齡書大字又云驚費羲之墨後得房相池鵞直云鳳皇池上休回首爲報籠隨王右軍自命如此胡儼云常於內閣見子美親書贈衛八處士詩字甚怪偉知公固善書特不以是著稱耳

少陵不學仙而自有仙氣如蓬萊織女迴雲車指點虛無是征路洪濤隱語笑鼓枻蓬萊池崔嵬扶桑日照曜珊瑚枝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恭聞魏夫人羣仙夾翱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玉京羣帝集北斗或騎騏驎翳鳳皇芙蓉旌旗烟霧樂影動倒景搖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傍皆極縹緲鏗鏘之致無一點烟火氣

少陵不佞佛抑又深通佛理如楊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是身

如浮雲安可限南北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惟有摩尼珠可  
照濁水源大珠脫玷翳白日當空虛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  
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吾知多羅樹卻倚蓮花臺思量入道  
苦自哂同嬰孩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首無往著偏袒右肩  
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落絕妙好機鋒知自有證入處

唐時士夫遊讌不廢聲伎由其風氣使然少陵城西陂泛舟云  
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丈八溝納涼云越女紅裙  
溼燕姬翠黛愁卽事云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陪李梓州泛  
江云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戲題惱郝使君云願攜王趙兩  
紅顏再騁肌膚如素練豔而有則不得以假道學少之

昔人謂杜詩長於諷刺多小雅變聲於頌騶體或不相宜此說

非也集中如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  
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萬方頻送喜母乃聖躬勞晝漏希  
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今春喜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  
尊大歷三年調玉燭玄元皇帝聖雲孫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  
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出銀甕此等語體大  
聲宏粲然盛明景象非善於立言者定只一味麤豪氣耳

少陵志氣恢闔心存濟世古詩直據胸臆往往於結句作殷殷  
屬望之詞洗兵馬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石笋行  
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石犀行安得壯士提天綱  
再平水土犀奔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  
天下寒士皆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王兵馬使二角鷹惡鳥飛



飛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鸞分苦寒行安得春  
泥補地裂喜雨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想其恣情指揮語語  
皆令小夫咋舌不得謂言大而夸也

宣聖萬古所尊自蒙莊放語妄以孔跖對舉後世詩家尤效雖  
少陵亦蹈其失如孔某盜跖俱塵埃因慨儒術之衰謬謂聖狂  
同盡題曰醉時歌誠醉語也又孔子釋氏親抱送亦將孔釋並  
列上句感應吉夢相追隨亦誠屬夢語

存悔齋集卷二十四終

存悔齋集卷二十五

萍鄉劉鳳誥金門

杜詩話二

少陵生唐睿宗先天元年至元宗天寶元年年四十矣始以獻  
三大禮賦受知元宗命待制集賢院莫相疑行所謂集賢學士  
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實生平最得意之遇十四年授河西  
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監參軍故有不作河西尉淒涼爲折腰  
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之詠是年祿山反故又有昔罷河西  
尉初興薊北師十五年肅宗卽位靈武改元至德公自鄜州羸  
服奔行在遂陷賊中明年脫賊謁上鳳翔拜左拾遺故有麻鞋  
見天子涕淚授拾遺句按杜箋唐授左拾遺誥襄陽杜甫爾之

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爲宣義郎行在左拾遺授職之後宜勤是職毋怠命中書侍郎楊鎬齋符告諭至德二載五月十六日行敕用黃紙字大二寸許年月御寶方五寸許藏岳州平江縣後裔杜富家可證舊書稱右拾遺及諸家年譜四月拜官之誤公到官未幾房瑄被劾罷相特疏論救肅宗怒命韋陟崔光遠顏真卿等按之陟等奏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張鎬並力救救放就列故六月一日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十二日復有同遺補薦岑參狀閏八月墨制放還鄜州省家作北征詩十月扈從還京作洗兵馬詩乾元元年在朝省有紫宸殿退朝宣政殿退朝和賈至早朝大明宮題省中院壁春宿左省晚出左掖端午日賜衣諸詩其曰明朝有封事曰避人焚諫草舉職如常無

少摧退六月出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棄官去代宗廣德元年召補京兆功曹不赴二年嚴武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尙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永泰元年辭幕府綜計公官朝列僅一年其惓惓忠愛每飯不忘惜乎位不副才雖以稷契許身而未登大用徒託詩歌爲可歎也

少陵生平大節在疏救房琯一事論者沿唐史之繆於琯多詆詞遂謂救琯爲過舉且疑甫謫官非坐琯黨更不知爲何事不知琯以故相融子負重名與甫本布衣交其相元宗也建議遣諸王爲都統節度當日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撫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琯之先見善謀若此以是觸肅宗忌又入賀蘭進明譖言使邢延恩等監其軍致有陳濤斜之敗史斥琯奪將權聚浮

薄敗軍旅以實其罪試思宰相請討賊甘以危事自効何爲奪  
將權王思禮嚴武輩俱在行間何爲聚浮薄旣許將兵復令中  
人監制促戰是幸其敗也又以其敗不卽出假琴工董庭蘭事  
俾正衙彈劾以穢其名始就罷黜甫時官左省疏言罪細不宜  
免大臣蓋以諫臣舉職之公心行爲國惜賢之美意當時賢如  
李泌史亦稱其營救甚力於甫乎何尤卽以庭蘭通賄謝事論  
之詩箋引朱長文琴史云薛易簡稱庭蘭不事王侯散髮林壑  
者六十載貌古心遠意閒體和撫絃韻聲可感鬼神天寶中給  
事中房琯好古君子也庭蘭聞義而來不遠千里予因此說亦  
可以觀房公之過而知其仁矣當房公爲給事中庭蘭已出其  
門後爲相豈能遽絕又賅謝之事殆亦譖琯者之所爲而庭蘭

朽耄莫能辯釋遂被惡名耳房公貶廣漢庭蘭詣之無愠色唐  
人有詩云七條絃上五音寒此樂求知自古難惟有開元房太  
尉始終留得董庭蘭按薛易簡以琴待詔翰林在天寶中子美  
同時人也其言必信云云此皆爲瑄雪誣定據甫坐瑄黨亦在  
被搆之列莫詳於荆南述懷三十韻以昔承推獎分敘房公薦  
引以罪戾寬猶活指張鎬救免以結舌防讒柄探腸有禍胎慨  
爾時世態嶮巇通篇皆已與房公始終之故與元稹志明云以  
直言失官出華州相合新書誤謂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  
軍致作年譜者不識因何事殊爲失攷廣德元年瑄卒甫在闔  
州爲文以祭一則曰致君之誠在困彌切一則曰伏奏無成終  
身愧恥於瑄猶有歉焉明年有別房太尉墓詩又明年有承聞

故房相公歸葬東都詩擬之孔明安石意謂葛謝俱躬事兩朝  
克殫勤瘁不徒以相業相比例甚矣說詩論史皆貴卓乎有見  
惡得承襲增舛爲古賢重謗乎哉

悲陳陶悲青坂皆識房琯兵敗詩東坡曰房琯欲持重有所伺  
中人邢延恩等促戰倉皇失據遂及於敗詩云安得附書與我  
軍忍待明年莫倉卒卽持重意是不得以志大慮疎爲琯咎明  
甚茅元儀曰肅宗已入賀蘭進明之謗而使琯將兵人主嫌疑  
於上小人窺伺於下持重有伺焉知非勝機而中人輒敢促戰  
敗師之罪琯不任受也若琯幸而勝則肅宗之疑愈深進明之  
謗滋至豈惟不敢望一州他日欲如高力士陳元禮亦不可得  
矣琯旣敗帝猶未敢卽廢假琴工事發怒斥之而朝士多言琯

謀包文武可復用帝益不能容由此言之唐世公議猶足重也  
斯論極爲允當

少陵一生學問無所發洩畧見於議兵新書謂好論天下大事  
亦卽指此唐自開元十五年王君奭破吐蕃於青海明皇益侈  
邊功天寶八載哥舒翰攻拔石城堡喪卒數萬兵車行所由作  
也起五句車馬弓箭耶孃妻子塵埃橋道如見其影次以人哭  
貫到篇終鬼哭如聞其聲中間設爲問答以君不見青海頭述鋒鏑  
二百州敘畊役之勞後復申明問答以君不見青海頭述鋒鏑  
之慘黷武如此安史之亂惡得不由斯起乎曰君不聞君不見  
詩人呼祈父意也

哥舒翰本突騎施別部酋長以勇畧爲王忠嗣所重說者謂其



攻吐蕃殺人邀功逢君之惡乃忠嗣必不肯爲翰與忠嗣相背  
若是少陵以詩投贈極意推崇殊非衷語不知忠嗣就鞠日翰  
方入朝有勸多齎金帛以救者翰曰直道而行王公必不寃死  
又力陳于上乃貶之是卽翰不負忠嗣之大義至石城堡之役  
由明皇喜事開邊不惜驅民鋒刃翰未敢再逢君怒故以致此  
非逢惡也觀送高適詩云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絕不爲翰  
迴護託諷之意自見或謂潼關之敗卽公昧于知人處不知翰  
一意堅守潼關戒勿輕戰當崔乾祐在陝上遣使促翰進兵翰  
奏祿山習兵必羸師誘我况賊勢日蹙必有內變因而乘之可  
一戰擒也此與李郭北取范陽覆其巢穴潼關大軍唯應固守  
之議相合詎國忠懼禍遣使再趣翰慟哭而出已預知必敗厥

後慶緒推刃果如內變之言則其能知兵料敵洵有如杜所稱  
論兵邁古風策行遺戰伐云云者惜乎翰以年老風痺功名不  
終負此一篇好詩其篇終惓惓之意甘欲參翰軍謀亦因爾時  
李林甫陳希烈當國忌才斥士不得已欲依翰圖進如嚴武呂  
諲高適蕭昕輩皆由翰奏薦而起則翰固當時名流歸嚮之人  
豈少陵肯與諛詞干謁者比乎甚矣成敗之不可以論人也如  
此

杜詩最入古者無如前後出塞十四篇所謂奴隸黃初諸子自  
成一家不受去取者也公自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實能得其真  
傳不必泛引十九首以等差其高下前出塞爲徵秦隴兵赴交  
河作首章提出君已富境土開邊一何多爲諸章眼目然後歷

敘軍士棄親出門走馬搥旗磨刀築壘備嘗諸苦及至獲捷論功又爲邊將營私所奪首尾章法井然後出塞爲徵東都赴薊門作是時祿山勢盛軍士喜功貪賞者樂從之首章言及壯當封侯何等氣概次章卽言壯士慘不驕以已束於軍令也三章言誓開元冥北譏邊將之逢君由朝廷之好大四章言主將位益崇意氣凌上都祿山逆燄張矣五章寫退軍人不甘從賊曰中夜問道歸故里但空村與首章間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遶應曰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與首章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邱遙應蓋始望立功自矢男兒之志終期全節恐辜明主之恩於颯然意盡時大節不墜如此東坡謂將校中有此一人而不知其姓名可恨也宜讀詩者無不憮然

哀江頭哀王孫二詩皆紀明皇西狩時事天寶十五載六月安祿山反車駕幸蜀公感懷曲江宮殿蒲柳依然追尋襖本直述貴妃寵幸宴遊終致血污游魂之變只去住彼此無消息一語寫盡當日行宮對月夜雨聞鈴無限傷慘情事九月孫孝哲害霍國長公主永王妃及駙馬楊駙等八十人又皇孫等二十餘人詩故追述王孫路泣之時先從寶玦看出次從隆準看定姓名既不肯道交衢又不敢語偷立斯須密囑其善保千金古來播越之危鮮有如此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明皇獨不憶勒兵攻白獸門斬關而入彼時所爲何事此兩詩之所以相爲表裏也

王荊公選杜詩以洗兵馬壓卷是篇四轉韻句兼排律別成一

體首述河北之捷欲專任郭子儀以收戰功曰三年笛裏關山月憫征士之勞曰萬國兵前草木風誌會師之喜此是一篇中關鍵次述命將得人故青春紫禁中復覩朝儀如舊曰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正用肅宗制詔導鑾輿而反正朝寢門以問安語此是一篇中書法轉筆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爲侯王蓋因扈從濫恩望終用張鎬爲相以復周宣漢武之業末紀符瑞迭見欲及時洗甲以慰蒼生通體氣象喬皇詞旨顯白大抵元肅父子之間不無可議此時初聞恢復臣子欣躍非常斷不致逆探後日移仗之舉稍存隱刺箋解處處附會非論史之過乃實說詩之謬不可以誣杜老也

三吏三別爲當時鄴城師敗調兵急切而作每章設爲問答本

之陳琳飲馬長城宿行新安憫中男也結以僕射如父兄慰之  
潼關勵守將也結以慎勿學哥舒戒之石壕作老婦語三男戍  
二男死孫方乳媳無裙翁踰牆嫗泣別何其慘也新婚作新婦  
語妾身未分明二句含羞語也婦人在軍中二句識見語也勿  
爲新婚念二句志氣語也羅襦不復施二句貞靜語也曰隨君  
曰對君曰與君頻頻呼君一聲一淚垂老作老人語無家作孤  
人語曲折隱情揣摩畢肖真三百篇之遺

何將軍不知何許人詩云將軍不好武自是特筆明皇侈心旣  
萌諸將開邊敗數此之不好武正與其他貪功喜事者不同亦  
非如後世將不知兵貽誤國家濫厠兜鍪人物也濠梁見招之  
雅金魚換酒之豪得毋東陵種瓜客灞陵射虎人歟故重遊何

氏曰將軍有報書曰頗怪朝參懶不以武人夷視之魏將軍亦不知何許人詩敘其立功西陲歸領禁軍中云星纏寶校金盤陀夜騎天駟超天河櫓槍熒惑不敢動翠蕤雲旂相蕩摩壯哉乎其言矣末云鉤陳蒼蒼元武暮萬歲千秋奉明主望其長爲羽林宿衛蓋亦天子何不喚取守東都意此皆祿山未亂時詩至久雨期王將軍不至王亦不著其名詩云安得突騎只五千峩然肩骨皆爾曹則吐蕃已入寇矣

花卿歌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詠蜀將花驚定攻拔綿州斬僞梁王段子璋事崔大夫謂成都尹光遠曰擲還者歸功主將也唐詩紀事愈瘡之說固屬委巷游談然二語至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

曲江三章章五句少陵學三百篇遺貌取神之作觀其製題自  
命可知末章因杜曲而及南山一時感憤孤衷不自催抑故以  
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作結索性暢其豪氣激爲  
古音雖以七言成句降從今體實則堂奧獨開爲集中創格李  
空同輩極摹倣之

同谷七歌有客有客字子美以寓居同谷自呼有客用白馬詩  
二章呼長鑱長鑱已屬奇致下云託子以爲命與子空歸來乃  
至呼鑱爲子更奇然亦本蘅兮蘅兮風其吹女之意章末七用  
嗚乎白一歌至七歌仿張衡四愁詩一思曰至四思曰之例其  
句調則蔡文姬一會兮琴一拍之遺也

杜鵑詩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吳



曾漫錄引樂府古詞魚戲蓮葉東四句謂杜正用此格不必叶韻夏竦指前四爲序本題下公自注誤矣石龕詩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狻又啼疊用四我字本詩有酒醕我四句句法疊用東西前後本楚辭將升兮高山上有兮猿猴將入兮深谷下有兮虺蛇左見兮鳴鵙右睹兮呼鵙疊用上下左右也

衛風碩人美之曰其頤自手而膚而領而齒而首而眉而口而目一一傳神此卽洛神賦藍本麗人行爲刺諸楊作本寫秦虢冶容首段卻泛言游女以櫜括之曰態濃意遠淑且眞狀其丰神之麗也肌理細膩骨肉勻狀其體貌之麗也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狀其服色之麗也頭上翠微鈿葉背後珠

壓腰被通身華麗俱見較洛神賦另樣寫法若如楊升庵爲本  
添出足下何所著尙成何時體耶

存懷齋集卷二十五終

存悔齋集卷二十六

萍鄉劉鳳誥金門

杜詩話 三

少陵壯遊詩乃晚年自作小傳往者十四五一段敘少年之遊  
東下姑蘇臺一段敘吳越之遊中歲貢舊鄉一段敘齊趙之遊  
西歸到咸陽一段敘長安之遊河朔風塵起一段敘奔赴鳳翔  
及扈從還京事老病客殊方一段敘貶官後久客巴蜀之故通  
首悲涼慷慨荆卿歌耶雍門琴耶高漸離之筑耶

杜近體詩有僅以年月日爲題者皆就客中歲月記其節候土  
風如十二月一日今朝臘月春意動大歷二年九月三十日悲  
秋向夕終十月一日爲冬亦不難卽指是日立冬其顯以節氣

命題者尤瞭然可觀惟草堂卽事云荒村建子月本肅宗上元二年建子月壬午朔受朝賀如正旦儀詔以其月爲歲首至建巳月代宗卽位改寶應元年復改正月爲歲首贈友二首云元年建巳月詩作於未改元前從其本初故仍稱建巳月此有關紀年不可不考又公集唐興縣客館記末署是日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姚江黃百家曰日法萬分每刻百分每日百刻總得萬分萬分以上爲大餘日數也萬分以下爲小餘時刻數也杜記蓋謂秋分後二日之二十餘刻耳據此知公之明於歷法

漢地理志杜陵注古杜伯國漢宣帝葬此因曰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按長安城東有霸陵文帝所葬霸南五里卽樂遊原宣

帝築以爲陵曰杜陵東南十餘里又有一陵差小許后所葬謂之少陵其東卽杜曲陵西卽子美舊宅自稱杜陵布衣少陵野老以此

登兗州城樓詩公十五歲作時公父閑爲兗州司馬故有東郡趨庭句壯遊詩所謂往歲十四五出游翰墨場要是公當家運世風正盛之際云爾詩之雄傑與登岳陽樓並堪千古然是時郭子儀將兵五萬屯奉天備吐蕃白元光李抱玉各出兵擊賊故戎馬關山北一語不勝隻身漂泊之感蓋兗無事而弔古岳卽景以傷今情緒殊判然也

公嘗遊晉地曰悽愴郇瑕邑差池弱冠年曰往別郇瑕地於今四十年諸家年譜俱失載左傳注河南解縣西北有郇城卽郇

伯國在今平陽府猗氏縣地公遊晉後乃遊吳越黃鶴謂在遊齊趙時則顛倒也

少陵於岱華衡皆有望嶽詩岱宗夫如何本少年放蕩之作王嗣爽謂公身在嶽麓非必再登絕頂其說非也觀後園山腳詩云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嶽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朱崖著毫髮碧海吹衣裳則公業升其顛特是詩已爲領要不必再設專題補張遊概耳西嶽峻嶒首往華州道中作末欲高尋白帝問真源則實未登而僅望者南嶽配朱鳥首晚年自潭之衡作舟中仰眺五峯如覩神靈颯爽故通篇就祀嶽立意善夫鍾伯敬所稱有郊壇登歌氣象者歟

廟觀詩以禹廟爲第一畧用橘柚龍蛇貼禹事遂覺江聲雲氣

中如對黻冕來臨一代王者次則湘夫人祠開口用肅肅二字  
便知爲帝女帝妃誰敢不凜然起敬視李羣玉二女明妝九疑  
如黛未免文士口角幾於黷神此詩之貴尊題也洛城謁元元  
皇帝廟以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  
寫廟制之閎壯以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發旌旆  
盡飛揚寫廟貌之尊嚴末收到老子傳經致疑于谷神不死蓋  
是時追祖老子見像降符者不一元宗注道德經置崇元學事  
事矯誣又於太清像設東刻石爲李林甫陳希烈之形後又瘞  
林甫而製楊國忠像直是兒戲公故作此詩極意諷諫不專是  
鋪陳瑰麗此外則玉臺觀七律對起對結寫得仙官朝帝如聞  
簫鼓在空玉華宮九成宮五古一概金輿旣往不知何王之殿



一慨瑤水空巡荒哉隋家之帝其寄托幽遠不妨於土木神鬼間一發其奇

陵寢詩頌述功德闡孝思而致追慕別具體裁要當與揚厲生前有間子美昭陵二詩格律極嚴重前首以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十字櫟括太宗定亂規模而以玉衣晨自舉石馬汗常趨轉到山陵確是感想盛時仰瞻靈迹後首風塵三尺劒社稷一戎衣十字是追頌語末就五雲松栢結出重經蓋收京後所作也其橋陵三十韻前半詳言起陵之勝次及守陵之虔次及享陵之祥次及護陵之固精神結撰與其他借玉魚金盃致慨者迥自不同故是大手

行役詩述景寫情大抵道路艱難氣候殊異旅人跋涉况瘁不

免多作悽惋之詞朱子語錄謂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曠逸不可當自秦州入蜀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攷是時公年四十八起句便云我衰更嬾拙公蓋素常自歎早衰者文公直仍以少年視之十二詩變化不窮篇篇可誦鍾伯敬謂其於山川陰霽雲日朝昏寫得刻骨卽細草敗葉破屋坳垣皆具性情此卽文公精細入畫之論中間鐵堂峽寒峽青陽峽三首備極幽奧古遂又能於極窮困之際不顧程期冥探物外寺遊凭法鏡之檻官作俛鹽井之車誠可謂別具胸臆龍門鎮寫到旌竿白刃感歎是時史思明東京叛據移兵戍守之勞鳳凰臺別作比體或謂爾時李泌已歸衡山青宮無人調護故有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句肅宗聽張良娣之譖旣去建寧王倓又欲動搖廣平

王儼儼母吳氏生子而亡故有無母雛句公欲剖心瀝血力保藐孤盡滅羣盜藉此以起中興事業借時事託諷辭意顯然惟其忠愛之忱固結於中故雖倥偬不忘如此

大山水詩須有大氣概方能俯仰八荒吐納千古若但摻挾奇奧作尋常登覽語猶人工耳少陵發同谷縣十二首較秦州詩更爲刻劃精詣劒門一首尤極振動崢嶸以惟天有設險喝起地形以珠玉走中原接入物產以三皇五帝前盱衡世運包舉數千年治亂興亡而極之於并吞割據至欲罪眞宰鏹疊嶂設想太奇且似預知蜀將有事忽爲此深憂遠慮者未幾段子璋徐知道崔旰楊子琳輩果據險爲亂公之料事多中如此可見其經世偉才矣造句如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迴眺積水外

始知衆星乾欹輟在地底始覺所歷高目眩隕雜花頭風吹過  
雨初月出不高衆星尙爭光的是上下棧程入天穿水一月中  
早行暮宿光景語皆未經人道卻處處目想可到後來方正學  
入蜀時對境閣筆自歎無才餘子復何望焉

少陵畫山水詩兩篇各具一格題王宰者山則崑崙方壺水則  
洞庭日本皆自極西而極東所謂尤工遠勢非真畫是山是水  
也中有雲氣隨飛龍山木盡亞洪濤風縮萬里于咫尺盡髣髴  
震盪之致此格之以空靈勝者題劉少府起句堂上不合生楓  
樹怪底江山起烟霧將畫作真奇語驚人通篇以畫法爲詩法  
天姥山也瀟湘水也滄洲元圃仙境也赤縣蒲城州邑也春氣  
也暝色也風雨也岸也島也溪也寺也亭也舟也雜花也斑竹

也老樹也猿也漁翁也山僧也童子也湘妃也真宰也鬼神也  
祁岳鄭虔也楊契丹也劉侯也大兒小兒也字字跳躍天機盎  
然初不覺其煩碎此格之以精細勝者他若嚴公廳詠蜀道畫  
圖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直以真形說畫景岷山沱江畫  
一句山一句水分寫對寫或遠或近或高或下或虛或實或大  
或小無不形容刻畫昔人謂此詩開宋人詠畫之祖誠有如楊  
誠齋所稱瓊枝寸寸是玉旃檀片片皆香

韋偃雙松圖歌開口便說天下幾人畫古松便見韋畫絕頂點  
明兩株卽狀其皮裂玩其枝迴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  
雨垂二語元構幽思真有鬼神之助蓋皮裂則幹已剝蝕故以  
龍虎骨朽儼之枝迴則葉自陰森故以雷雨下垂儼之曰白摧

摹畫枯淡處曰黑入摹畫濃潤處是松是畫松而止不屑屑於  
兩株上更作計較此圖章以屈曲見奇恐直便難工故篇終曰  
我有一匹好東絹請公放筆爲直幹匹絹幅長當足盡韋之能  
事難之乎抑進之乎要之非精畫理者不能道

馬之爲物最神駿古詩畫名家多借以托喻若少陵詠馬詩十  
餘首自慨生平兼及時事又不專以體物爲工大抵狀馬之相  
種才德房兵曹胡馬一律盡之高都護驄馬行美高仙芝也只  
與人一心成大功句人馬夾寫神采奕然末以青絲絡頭爲君  
老何由卻向橫門道寓伏櫪千里之志自亦占幾許身分又驄  
馬行頌李鄧公也以天廐眞龍此其亞敘賜騎矜寵末以近聞  
下詔喧都邑肯使騏驎地上行見奇才當得大用言外感喟無

窮李鄆縣丈人胡馬行從避賊說起備言此馬濟難奇功末云  
鳳臆龍鬐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以况相士之難遭逢非偶  
至瘦馬行全是自傷淪落所謂當時歷塊誤一蹶委棄非汝能  
周防隱舍救房相謫官事與不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  
辱同意末云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自是幕府求  
知語注家謂專爲房作者非其諷切時事如沙苑行指祿山選  
健馬驅歸范陽故篇末云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  
患豬龍之僭僂眞龍也與化作黃長虬同意其題畫凡四首尤  
爲窮神盡相如天育驃騎歌首提天子之馬起中云當時四十  
萬匹馬張公歎其才盡下蓋圖起于太僕張景順故通篇歸重  
眞馬說而畫馬不必過作形容題韋偃畫馬歌時危安得眞致

此與人同生亦同死因畫而冀得其真欲同生死所感於身世者尤大若丹青引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寫馬之神至矣曰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則畫之神並到又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歌直云人間又見真乘黃將九馬寫得權奇錯落篇中就馬之盛衰想國之盛衰不勝其痛故以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栢裏龍媒去盡鳥呼風終焉坡公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此畫此詩今已矣人間驚驥漫爭馳是能相賞於牝牡驪黃之外者

畫鷹一律首云素練風霜起鷹之猛鷲畫之神采俱現與畫馬詩縞素漠漠開風沙意同公詩格每因畫及真故末聯想到擊凡鳥作結其題姜楚公畫角鷹歌直云卻嗟真骨是虛傳梁間



燕雀休驚怕翻說更妙詠楊監畫鷹十二扇亦因其骨老崖嶂  
追憶天寒大羽獵之雄又畫鵲行首從高堂見生鵲轉到畫鵲  
末從粉墨蕭瑟之畫忽想到雲沙烟霧之真猶薛公十一鶴皆  
寫青田真接云畫色久欲盡又從豈惟粉墨新收到赤霄有真  
骨自負自慨處處跌宕生姿幾令人迷離莫辨

刀劍詩以雄麗爲主少陵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連用豪韻十七句如鬼物掀捩辭坑壕蒼水使者捫赤條龍伯  
國人罷釣鼇怪怪奇奇不必曲爲詮解要自壯厲詭變後半轉  
入紙韻十五句如賊臣惡子休干紀魑魅魍魎徒爲耳妖腰亂  
領敢欣喜讀之可與愈瘡二語爭神末以丹青宛轉麒麟裏光  
芒六合無泥滓雙收歸美趙公將才仍極力爲刀出色逼真樂

府饒歌化出之作蕃劍四十字以少勝多如精金百鍊亦用珠  
玉龍虎字點染句句都有蕃字意卻又借豐城獄中寓秦州旅  
次之感其體格與胡馬大宛名四十字同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一詩乃集中變調前對主人語後對竹杖  
語忽作一轉用重爲告曰杖兮杖兮呼杖而丁寧之猶楚詞亂  
曰之類再用噫字一歎曰風塵頃洞兮豺虎咬人忽失雙杖兮  
吾將曷從純是騷體公在東川與章彝往來最數他詩嘗以指  
揮能事訓練強兵稱美此旣以踴躍化龍戒之又以忽失雙杖  
危之大抵章將畧似優不能乃心王室其所爲多不法而遇公  
特厚屢諫不悅託詞避去此公保身之哲也其誇竹杖靈奇出  
人爪甲鏗有聲七字盡之當與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詩開

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句同看彼之卻其贈以直刺嚴武此之受其贈以婉諷章彝皆朋友責善一片忠告苦心其告杖之詞正謂朋友之不可倚託者如此杖耳

觀打魚歌二首皆以襯筆見力量曰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曰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鮓隨雲雷謂蛟龍神物尙避殺機况衆魚常才乎前詩爲富貴人下砭後詩爲貪饒人示警玩旣飽驩娛亦蕭瑟及暴殄天物聖所哀語意自明其形容打魚只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波濤挺叉入已天然一幅漁人畫景矣又閩鄉姜七少府設鱸長歌專爲鱸之精美而言洗魚磨刀魚眼紅一語與打魚歌所謂設網提綱萬魚急皆足抵一篇戒殺文他如詠白小曰生成當拾卵以戒盡取詠黃魚曰

長大不容身以憫危難具有萬物一體之懷至細雨魚兒出翻  
藻白魚跳水深魚極樂狀魚之天趣白魚如切玉河魚不取錢  
魚知丙穴由來美白白江魚入饌來自道嗜好之常蓋僅取小  
鮮無傷仁愛也

土風詩宜朴實老到不入纖俗負薪行詠夔州處女賣薪得錢  
耳卻以野花山葉銀釵並相形最能行詠峽中丈夫駕船輕死  
耳卻以小兒學問止論語作襯此善于安放處收句若道巫山  
女麤醜何得此有昭君村應銀釵句也若道士無英俊才何得  
山有屈原宅應讀論語句也爲夔人解嘲兼爲千古兩名人吐  
氣遊戲中神通乃爾

時令詩寫寒易工寫熱難肖詩家多不敢拈此爲題若杜之雷

雲空霹靂雲雨竟虛無開口便可作雲漢圖觀故題祇熱一字  
雨晴皆易著筆雷獨不可形容如杜之龍蛇不成蟄天地劃爭  
迴捫紙猶驚異響故題祇雷一字他如風過齊萬弩極力爲雷  
傳聲又火詩河漢騰烟柱極力爲火增燄皆一語勝人千百  
花卉中梅花最難寫照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江  
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王元美以爲千古詠梅第一  
蓋樸中見雅方不墮詠物劫也

花人所共愛也而杜曰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又曰江上被  
花惱不徹春人所同喜也而杜曰行步歆危實怕春又曰恰似  
春風相欺得此翻語見奇之法夏無寒也而杜曰五月江深草  
閣寒秋無邊也而杜曰秋邊一雁聲水無香也而杜曰迴舟一

水香此借物形容之法

集卷二十六終

存悔齋集卷二十七

萍鄉劉鳳誥金門

杜詩話 四

劉禹錫嘉話曰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常訝杜員外巨顙拆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卿旣遭孤老拳孤亦飽卿毒手豈虛言哉後生業詩卽須有據不可率爾道也

又曰茱萸二字經三詩人皆已道亦有能否焉杜公言更把茱萸子細看王右丞徧插茱萸少一人朱倣學他年少插茱萸杜公爲最優也

又曰杜少陵過洞庭詩落句曰春去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翁鄙夫之言有媿杜公也



歐陽脩詩話曰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之變謂之西崑體繇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歎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莫能到也

司馬光迂叟詩話曰牂羊墳首三星在留言不可久古人爲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明無餘物矣城春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恐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

醉其順宗時作也東方謂憲宗在儲也蘇軾曰近世人輕以意改書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烟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改此一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羅大經曰太白詩剗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子美詩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爲詩人冠冕者胸襟闊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司馬光迂叟詩話曰唐曲江開元天寶間旁有殿宇安史亂後其地盡廢文宗覽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百司於兩岸置亭館焉蘇軾曰杜陷賊時有哀江頭詩子愛其詞氣若百金戰馬注坡

不惟集卷三  
驚濶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  
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又嘗謂  
其姪在進云哀江頭卽長恨歌也長恨歌費數百言而後成杜  
言太眞被寵只昭陽院裏第一人足矣言從幸只白馬嚼齧黃  
金勒足矣言馬嵬之死只血污遊魂歸不得足矣

羅大經曰國風豈無膏沐誰適爲容蓋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  
不爲容飾此遠嫌防微之意也杜詩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  
尤可悲矣國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又曰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殞其身此詩旤之始也至於空  
梁落燕泥并庭草無人隨意綠句非有所譏刺徒以瑯瑳工巧  
爲暴君所忌嫉至賈奇禰則詩眞可畏哉少陵寄賈至嚴武詩

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  
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  
錫種桃之句不過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然亦不免於遷  
謫矣

又曰杜詩遲日江山麗四句或謂此與兒童之屬對何異余曰  
不上二句見兩間無非生意下二句見萬物莫不適情於此而  
涵泳之體認之豈不足以感發吾心之真樂乎大抵古人好詩  
在人如何看人在人把做如何用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又  
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  
斷樹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儘有  
可玩索處

蘇軾東坡詩話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  
簾看奕棋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耳僕言公禪人亦復愛此綺  
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珧柱豈免一朵頤哉

蔡條曰齊梁以來文士喜爲樂府詞往往失其命題本意烏生  
八九子但詠烏雉朝飛但詠雉雞鳴高樹巔但詠雞大抵類此  
甚有併其題而失之者如相府蓮詛爲想夫憐楊婆兒詛爲楊  
叛兒之類是也雖李太白亦不免此唯老杜兵車行悲青坂無  
家別等篇皆因時事自出己意立題畧不更蹈前人陳迹真豪  
傑也

洪邁容齋續筆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爲巡內刺史  
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蜀道難爲房杜

危之也甫傳云甫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於簾者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牀斥其父名武不以爲忤初無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信以爲然按太白蜀道難本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子美集中詩凡爲武者幾三十篇送還朝曰江邨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再鎮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此猶武在時語至哭歸觀云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八哀詩云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若果有欲殺之怨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爲喻是殆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

劉克莊後村詩話故人感知已之遇季布奏事彭越頭下臧洪  
盧諶皆不以主公成敗而二其心叔季所謂賓客方翕翕熱時  
則趨附恐後及時移事改則掉臂而去至有射羿者世傳嚴武  
欲殺子美殆未必然觀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之句極其悽  
愴至置武於八哀詩中忠厚藹然異於幕府少年今白髮之作  
矣李義山過舊府有寄諸掾詩云莫憑無鬼論終負托孤心猶  
有門生故吏之情可以矯薄俗

黃徹碧溪詩話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餘欲得君皆以  
安民也觀杜陵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胡爲將暮年憂世心  
力弱宿花石戍云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寄栢學士云幾時  
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而

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仁心廣大異乎求穴之螻蟻輩真得孟子所存矣東坡先生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爾愚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

陳輔之詩話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是俯而得之坐以待旦之意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卽所謂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杜詩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蓋用左太沖詠史詩長嘯傲清風志若無東吳也東坡詩云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意本於此

又云老杜寄身於干戈騷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如感時花濺淚是也故其作詩多用自字田父泥飲云步履隨春風



村村自花柳遣懷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憶弟云故園花  
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滕王亭子  
云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宿白沙驛云萬象皆春氣孤槎白  
客星古人對景言情各有悲喜而自不能累無情之物也

又曰杜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喜弟到詩云待爾嘯  
鳥鵲拋書示鵲鵲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鳥爭引  
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江閣詩云滑憶彫菰  
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煖腹誰欲致孟瞿寄張山人詩云曹植  
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如此之類多矣  
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  
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亦時有此格毛遂不墮井曾

參寥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

又曰北征詩云經年至茆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是時方脫身於萬死一生以得見妻兒爲幸至秦州則有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之句已非北征時矣及成都卜居後江村詩云老妻畫紙爲碁局稚子敲針作釣鉤進艇詩云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其優游愉悅之情見于嬉戲之際則又異於客秦時矣

洪邁容齋隨筆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鏡也觀者必曰如畫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歎之不足者則人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鵲直

訝杉松冷兼疑菱芙蓉之句是也以真爲假以假爲真均之爲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

蔡條西清詩話梁蕭文奩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老杜題山水圖云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乍讀似非用事如男兒旣介胄長揖別上官用介胄之士不拜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用軍中豈有女子乎皆用事而隱其語

劉克莊曰唐人遊邊之作數十篇中間有三數篇一篇間有一二聯可采若少陵秦州二十篇山川城郭之異土地風氣之宜開卷一覽盡在是矣網山送蘄師云杜陵詩卷是圖經信然葛常之韻語陽秋少陵客夜詩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又泛

江詩山斷何時隱口平不肯以不肯二字合習甚佳與陸淵明  
所云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逼同意

劉攽曰人多取佳句爲句圖特小巧美麗可喜皆指詠風景影  
似百物者耳不得見雄才遠思之人也梅聖俞愛嚴維詩曰柳  
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固美矣細較之夕陽遲則係花春水漫  
何須柳耶工部詩云深山催短景落木易高風此可無瑕額又  
曰蕭條九州內人少豺虎多人少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  
子食獸猶畏虞羅此等句其含蓄深遠不可模倣

洪邁容齋續筆前輩謂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不忘君故  
詩有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獨  
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天子亦憂厭奔走諸公固合

思昇平皆是心也

葉少蘊石林詩話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量而紆徐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爲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賀裴晉公破蔡州回詩將軍舊歷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語遠而體大也

洪邁容齋五筆韓公人物畫記其敘馬處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敘事該而不煩故倣之而作羅漢記坡公賦韓幹十四馬誦之蓋不待見畫

也詩之與記其體雖異其布置鋪寫則同老杜觀曹將軍畫馬圖引視東坡似不及至於丹青引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讚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驪駟老大驥褭清新及四蹄雷電一日天地瞻彼駿骨實爲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贊言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子美所爲作詩者也其辭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爲作頌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直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官牆矣劉克莊日子美與房琯善其爲哀挽方之孔明謝安投贈哥舒翰詩盛有稱許比之廉頗魏絳然陳濤斜潼關二詩直筆不少恕或疑與素論相反愚謂翰未敗非事前所知琯雖敗猶不失爲名相及二人各敗又直筆不恕所以爲詩史也何相反之有

洪邁容齋隨筆云洞微志載蘇德哥爲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鬼宿渡河之後翟公巽作祭儀十卷云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瞻以俟之予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於東安有所謂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纖於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杜詩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梁劉孝儀詩云欲待黃昏至含嬌淺渡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自是牽俗遺詞之過故老杜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蒙朧蓋自洞曉其實非也

陳師道曰真宗嘗觀子美詩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甫之詩皆不逮此

洪邁容齋續筆子美存歿絕句每篇一存一歿蓋席謙曹霸存畢曜鄭虔歿也魯直荆江亭卽事二首其一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味西風吹淚古藤州乃用此體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

黃徹碧溪詩話諸史傳稱名首尾一律惟左氏傳春秋千變萬狀有一人而稱目數異者族氏名字爵邑諡號皆密其中以寓褒貶此史家祖也觀少陵詩亦隱寓此旨如杜陵有布衣自爲青城客長安布衣誰比數韋曲幸有桑麻田肯訪浣花老翁無東郭先生住青邱秦城老翁荆揚客杜子將北征臣甫憤所切



作河西尉率府且逍遙白頭拾遺徒步歸曾爲椽吏趨三輔幕  
府初交辟凡才汚省郎其補官遷徙歷歷可考至敘他人亦然  
如云粲粲元道州又云結也實國楨凡例森然誠春秋之法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詩人贊美同志詩篇多比珠璣璧玉錦繡花  
草之類至杜公豈肯作此陳腐語如寄岑參詩云意慍關飛動  
篇終接混沌夜聽許十誦詩云精微穿溟滓飛動摧霹靂贈盧  
琏詩云藻翰惟率率湖山合動搖贈鄭諫議詩云毫髮無遺憾  
波瀾獨老成寄李白詩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贈高適詩  
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皆驚人語也觀餘子其神芝之與  
腐菌哉司馬溫公曰古人爲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

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近世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春望詩國破山河在明無餘物矣城春草木深明無人迹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

王彥輔曰曲江對雨詩題於院壁林花著雨燕支溼溼字爲蝸涎所蝕蘇長公黃山谷秦少游偕僧佛印因見缺字各拈一字補之蘇云潤黃云老秦云嫩佛印云落覓集驗之乃溼字也出於自然而四人遂分生老病苦之說詩言志信矣

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

范元實詩眼曰山谷謂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予以此槩考古人法度如子美贈韋左丞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耳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風俗淳皆言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已備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有厚媿真知之語而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將東入海而西去秦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尙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然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夫如是

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韋亦不得而見矣故以白鷗沒浩蕩

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錄爲壓卷其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舍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皆謂之變體可也

許彥周曰詩有力量如弓之鬪力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處分寸不可強若出塞曲云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趙次公曰眞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衆莫能對丁謂奏曰每斗三百文帝問何以知之丁引杜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對帝大喜曰子美眞可謂一代之史

朱文公語錄杜詩最多誤字如風吹蒼江樹雨灑石壁來樹字

無意思當作去正對來字又如蜀有漏天以其西極陰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云鼓角漏天東後人不曉其義遂改漏爲滿似此類極多

范元實云詩有形似之語若詩人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有激昂之語若詩人興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如鏡取形燈取影激昂之語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者今遊武侯廟然後知古栢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信然決不可改此乃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乃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栢之高大也文章固多端然警策處往往在此兩體陳輔之曰柳遷南荒云愁向公筵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李

白云我似鷓鴣鳥南遷懶北歸皆徧攸躁辭非畎畝倦倦之義  
杜詩馮唐雖晚達終覲在皇都又愁來有江水焉得北之朝賦  
張曲江云歸老守故林戀闕情延頸其乃心王室可知

楊萬里曰杜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古人語者如武侯廟詩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此本何遜行孫氏陵山鶯  
空樹響隴月自秋暉也杜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此本何  
遜白雲巖際出清月波中上也比出上二字勝矣杜云月明垂  
葉露雲逐度溪風又云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此一聯更勝  
庾信云永韜三尺劒長卷一戎衣杜云風塵三尺劒社稷一戎  
衣亦勝於庾矣

楊慎曰杜云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陳後主行之云當年不

嫁惜娉婷數粉施朱學後生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  
深得其解矣蓋士不可輕於從仕猶女不可輕於許人著眼未  
分明相知之不深也古人有相知之深一出而成功者伊尹  
孔明是也有相知未深不出以全名者嚴光蘇雲卿是也有相  
知不深一出而身名俱敗者劉歆荀彧是也

存悔齋集卷二十八

萍鄉劉鳳誥金門

杜詩話 五

天闕象緯逼闕字何等自然韋應物龍門遊眺詩鑿山導伊流  
中斷若天闕的是杜詩注腳王介甫改天闕蔡興宗改天闕舊  
千家本改天闕天關或作天開俱非是天子呼來不上船范傳  
正李白新墓碑元宗泛白蓮池召公作序公已被酒命高將軍  
扶以登舟注家謂關中呼衣襟爲船是披襟見天子有是理乎  
王母畫下雲旗翻不過寫仙靈髣髴之狀杜脩可乃曰王母鳥  
名故對子規引西陽雜俎爲證不知雜俎明云鳥名王母使者  
豈可遂徑以王母名鳥乎又如林猿爲我啼清晝蔡絛遂以崇



傳問有貢士自同谷來籠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鳴曰此竹林鳥也以謊證謊尤爲附會可笑

萬里戎王子明是說外國王子入居內地攜有其土異花何將軍偶得其種耳朱子語錄云未知何種極是注家謬引本草獨活一名戎王使者又以爲戎菽戎葵之類然則竟以王子爲花名可乎

茗臥錄沈槍謂漆飾槍柄其色深沈故曰錄沈如白小羣分命白小未卽是魚名紅鮮終日有紅鮮未卽是稻名

關風伏雨秋紛紛王安石作仗雨無考胡仔謂作長雨如長物之長亦未安趙子櫟曰關珊之風沈伏之雨言其風雨之不已也關如謝靈運述職期關暑之關伏如左傳夏無伏陰之伏於

理爲當

肉驤礪礪連錢動作肉駿非東坡云予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  
驤如牛項下垂胡側立傾倒毛生肉端蕃人云此肉驤馬也乃  
知驤馬行肉驤礪礪當作驤

行李相攀援行李須相問本左傳西溪叢話唐李濟翁資暇錄  
云古使字作峯左傳所言行李乃是行使後人誤爲李字傳曰  
行李之往來俱其困乏杜預注行使人也又亦不使一介行李  
告于寡君注行李行人也又行使之命無月不至注行李使人  
通聘問者或言李或言理皆謂行使也但文其詞則謂之行李  
亦作理耳知非改古文爲李也濟翁不言李出何書劉孝威結  
客少年場詩少年李六郡遨遊徧五都李字作使音亦一證也

天棘蔓青絲本草圖經曰天門冬春生藤蔓高至丈餘其葉如絲杉而細散爾雅髦顛蘇注曰白華有刺蔓生蘇音棘抱朴子及神仙服食方云天門冬一名顛棘蔡夢弼云顛天聲相近也許彥周云江南徐鉉家本云天棘蔓青絲蔓生如青絲尤見是天門冬也冷齋詩話鄭漁仲通志皆以爲楊柳非

河凍未漁不易得一作味魚潘淳詩話韓玉汝云河中府三面是黃河惟有味魚似鯽而肥短味亦美杜詩味魚謂此朱鶴齡注本草有鯽魚出黃河口按未漁以北方河凍言故下云鑿冰恐侵河伯宮與上句昨日今日皆天風意貫若作味魚於義固新而未免牽合作鯽魚亦不過傳會黃河而已不如未漁切嚴冬爲正

掖垣竹埤梧十尋埤字解者各異張繼云竹埤謂掖垣之上以竹編爲儲胥若城埤然自較作卑字解爲優朱注引王褒山家詩衆林積爲籟園竹茂成埤此的是竹埤二字所本

歲拾橡栗隨狙公莊子晝拾橡栗又狙公賦芋注芋音序橡子也後漢李恂傳歲荒徙居新安關下拾橡栗以自資注橡櫟實也新書載公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此在同谷亦然王洙序稱負薪採栲

橙林礙日吟風葉舊注韻書無橙字蜀人相傳以爲音上宜切王荊公詩濯錦江邊木有橙小園封殖佇華滋陸放翁亦云著書增木品搜句覓橙栽則知讀欽音爲是橙惟蜀有之不才木也或曰卽榕也

籠竹和烟滴露梢朱子京益部方物記慈竹別有一種節間容八九尺者曰籠竹黃山谷云籠竹蜀人名大竹蔡夢弼曰蜀有竹名籠鐘又寄高岑詩何太龍鍾甚薛蒼舒注廣韻龍鍾竹名也謂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自矜持箋解駁其杜撰引蘇氏演義龍鍾謂不昌熾不翹舉如鬢髮拉搭之類於義亦合

嘗果栗皺開集韻皺側尤切革文蹙也漢上題襟周繇詩云開栗弋之紫皺貫休云新蟬避栗皺又云栗不和皺落卽栗蓬也蔡夢弼曰皺當作皴皮裂也則開字爲重出矣

家家養烏鬼邵伯溫聞見錄夔峽之人歲正月十百爲曹設牲酒於田間已而衆操兵大噪謂之養烏鬼長老言地近烏蠻戰場多與人爲厲用以禳之蔡寬夫詩話元微之江陵詩病賽烏

稱鬼巫占瓦代龜自注云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楚巫列肆悉賣  
龜卜烏鬼之名見於此巴楚間常有殺人祭鬼者曰烏野七頭  
神則烏鬼乃所事神名爾或曰養字乃賽字之誤理或然也按  
烏鬼別有三說漫叟詩話以猪爲烏鬼夢溪筆談以鷓鴣爲烏  
鬼山谷別集以烏雅獻神爲烏鬼自以邵蔡二說爲正蓋題本  
戲作俳諧體詩明云異俗吁可怪次卽有瓦卜傳神語之句皆  
可助江陵詩爲左證也

書成無信將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故遣信使曉諭百姓本言誠  
信之使釋寶月詩有信卽寄書無信長相憶此以信爲使也姜  
氏考注晉宋以還將信之人卽稱爲信又鮑永傳引東觀漢記  
遣信人馳至長安皆信字所本飛騰無那故人何三國志注文

欽與郭淮書曰所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宋書劉敬宣傳牢之  
曰平元之後令我那驃騎何六朝人多書奈爲那唐人詩多以  
無奈爲無那

劉後村詩話草堂詩舊大喜我歸鄰里喜我歸大官喜我來城  
郭喜我來云云其體用木蘭詩耶孃聞我來出郭相扶將阿姊  
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

劔外官人冷官人乃隋唐間常語聞斛斯六官未歸題稱六官  
猶今俗呼平人曰幾官自唐已然也

雞棲奈汝何阜茨樹一名雞棲見急就篇注

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本庾信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枝

張伯復詩話春星帶草堂古今傳爲佳句只一帶字便點出空

中景象如玉繩低建章低字亦然

張來明道雜志杜甫之父名閑而甫詩不諱閑某在館中時同舍屢論及此余謂甫天姿篤於忠孝於父名非不獲已宜不忍言試問王仲至討論之果得其由大抵本誤也寒食詩云田父邀皆去鄰家閑不違仲至家有古寫本杜詩作問不違作問實勝閑又諸將詩云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閑寫本作殷字亦有理語更雄健又有涓涓戲蝶過閑幔片片驚鷗下急湍本作閑幔閑幔語更工因開幔見蝶過也惟韓幹畫馬贊有御者閑敏寫本無異說雖容是閑敏而禮卒哭乃諱馬贊容是父在所爲也

又曰讀書有義未通而輒改字者最學者大病也老杜同谷詩



有黃精無苗山雪盛後人所改也其舊乃黃獨也讀者不知其義因改爲精其實黃獨自一物也本處謂之士芋其根只一顆而色黃故名黃獨耳饑歲士人掘食以充糧故老杜云耳

劉後村詩話故人陳伯霆讀北征詩戲云子美善譎如粉黛忽解包狼籍畫眉澗雖妻女亦不恕余云公知其一耳如月夜詩云香霧雲鬟溼清輝玉臂寒則閨中之髮膚雲濃玉潔可見又云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其篤於伉儷如此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第一首不識南塘路起是欲去未去二首百頃風潭上是初到境三首清池四首旁舍是入門所見五首隨意坐莓苔是方坐定六首野老來看客是坐已久七首陰益食單涼八首醉把青荷葉是飲酒間情九首醒酒

聽詩是已至夜分十首出門迴首是歸時情景次第章法井然不似後人作連章可隨意多寡顛倒位置也重過何氏五首一首重來休沐地二首犬迎曾宿客三首自今幽興熟四首就看君用幽意推開說五首將到此應常宿合攏說處處是重遊確乎不是初到

曹孟德碣石觀海詩星漢粲爛若出其裏子美詩迴眺積水外始知衆星乾翻用其意而語更奇

示從孫濟詩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是樂府句法亦本古詩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云云

東皐雜錄或問荆公杜詩何故妙絕今古公曰老杜固嘗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黃常明詩話曰杜詩多用經語如車麟麟馬蕭蕭鱣發發鹿呦呦皆渾然嚴重朱子語類云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東坡寫杜詩至路遠思恐泥云此不足爲法又如當暑去食不知老將至於我如浮雲等句皆隨意拈來不露痕迹後人效之易蹈膚滑未可以尊杜而奉爲枕秘也

杜詩漢使徒空到徒字空字連用似犯複楊升庵云古人用字有不嫌重者左傳十年尙猶有臭猶卽尙也書經弗遑暇食暇卽遑也據此則徒空不妨連用矣然無所本則斷不可造作不如不襲其陳之爲愈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自仰穿龍蛇窟以下皆登高極奇警語箋解謂譏切天寶時事幾于謗訕君父陷子美爲隱險人

百舌詩起句百舌來何處便有怪駭意重重祇報春厭其聒耳  
知音兼衆語利口百出整翮豈多身不在多人花密藏難見隱  
形有恃枝高聽轉新聳聽易投過時發口二句本逸周書反舌  
有聲佞人在側通首確有指切勿專作賦物觀

張說二子均垧皆能文當說在中書兄弟已掌綸翰元宗嘗使  
均求妙寶真符往而卽獲故杜贈太常張卿詩首以方丈崑崙  
引喻刺求仙之妄繼以相門清議所屬儒術聞望所歸謂均之  
地望才名不當以求仙得倖若灼知其人之趨嚮詭僻者垧尙  
寧親公主恩寵冠時方其供奉翰林元宗欲加安祿山同平章  
事命垧草制楊國忠曰祿山目不知書豈可爲宰相乃改命爲  
左僕射命高力士餞歸范陽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快

快必知欲命爲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議必張洎兄弟告之祿山反元宗奔蜀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均洎受恩最深且連戚里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琯宜爲相陛下不用恐或不來已而琯至上問均洎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肅宗卽位制陷賊六等定罪均洎律皆應死肅宗欲免之上皇不可肅宗叩頭流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若不能活均洎死何面目見說于九泉上皇曰洎爲汝長流嶺南均爲賊毀吾家事斷不可活觀杜贈翰林張四學士詩不過敘其恩遇勢分之榮以天上公子宮中客星了之燕公偉人致有此背國從僞之子少陵雖不遇豈一無知人之鑒漫爲諛頌以干進者乎

大年不服杜詆爲邨夫子明嘉隆間有王慎中鄭繼之郭子章  
諸人起而嚴駁之楊用脩亦抑揚參半皆與杜爲敵者多見其  
不知量也

存悔齋集卷二十八終